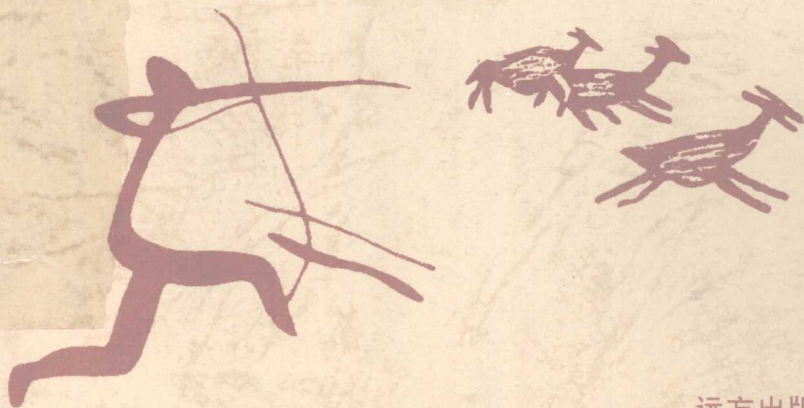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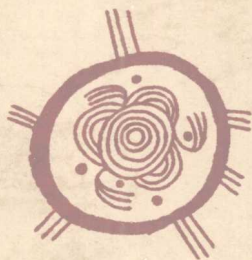


ELunChun

鄂伦春历史的

刘晓春 编著

白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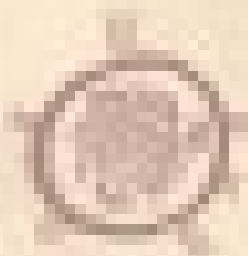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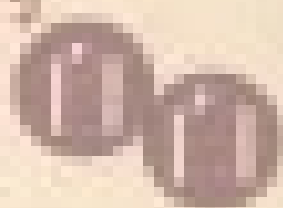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鄂伦春族

鄂伦春历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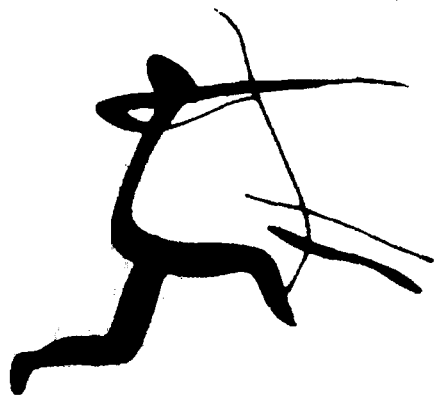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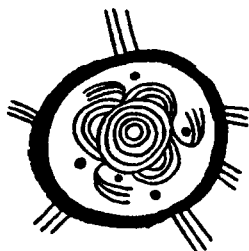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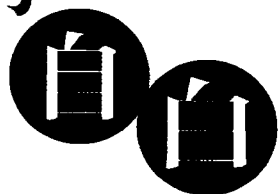
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

鄂伦春历史的

刘晓春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伦春历史的自白/刘晓春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3. 7

ISBN 7-80595-892-0

I. 鄂… II. 刘… III. 鄂伦春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314 号

鄂伦春历史的自白

刘晓春 著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2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7-80595-892-0/G·287

定 价: 20 元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目 录	(1)
序	刘晓春(3)
我的家庭及莫氏家族	莫秀珍(6)
我的回忆	莫桂珍(49)
我的故事	莫桂茹(63)
记莫氏二兄弟	韩有峰(82)
受骗与觉醒	孟秀春(97)
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沾满了鄂伦春人的鲜血	戈培国(104)
鄂伦春族“山林队”解放之经过	孟秀春(108)
日本指挥官铃木喜一的罪行	高贵生等(111)
深入虎穴送密信	孟 玉(117)
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	关春生(121)
我知道的几件事	吴庆梅(126)
鄂伦春抗联勇士莫桂林	白 皓(130)
回忆爱国猎人盖山	王明贵等(135)
附录:	
金兰谱上抗日救国义兄弟传略	白 皓(143)
鄂伦春抗日女杰赵凤兰	刘德娜(157)
附录:	





“文革”时期的赵凤兰·····	李金玲(172)
青年葛德鸿·····	柴少敏(174)
吴音吉善一家·····	曹国彦(207)
反对奸商盘剥的暴动·····	白 春(211)
逃婚事件·····	孟秀春(215)
我的鄂伦春情结及狩猎生活·····	刘本占(217)

附录:

女儿眼中的父亲·····	刘翠兰等(228)
慈爱的歌手阿妮——吴云花·····	刘翠兰(235)
在苦难中成长·····	吴瑞侠(240)
谈谈妇女主任吴彩春·····	关红英等(245)
我的家事·····	孟桂芝(249)
我的自传·····	赛 革(254)
鄂伦春人与桦皮文化·····	莫鸿苇(262)

附录:

谈谈莫鸿苇和地的桦皮画·····	柳邦坤等(270)
淡淡的乡愁·····	白 英(278)
白兰印象·····	杜 梅(283)
从猎民到作家	
——记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	英格丽(289)
鄂伦春民间文学 40 年概观 ·····	孟淑珍(294)
“摩苏昆”的发现与整理·····	韩有峰(306)
我的心路历程·····	刘晓春(318)
20 世纪 30 至 80 年代鄂伦春族的主要萨满 ·····	
·····	关小云、王宏刚(332)
后 记·····	(354)

序

总有许多梦
不曾是诗
总有好多故事
不能想起
总有许多人
走不进记忆
总有好多情感
深留在心底

.....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既不是散文诗也不是故事集,而是一部以个人自传为主的文史类读物。

鄂伦春——这个历经沧桑的游猎民族,在残酷的历史面前不只作为幸存者,而是以自身的文化特点长久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20 世纪对鄂伦春人来说是一段极不平常的历史,无论是他们的生产方式、思想意识,还是个人经历或家庭生活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个世纪以来,鄂伦春人在时代转换中的经历、经验和心灵感受为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是一份不可复制的、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然而,长期以来,有关鄂伦春族家庭或个人的研究资料不仅非常零散,而且极其脆弱,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它正面临着重新被淹没和永远消失的危险。

为了拾起破碎的残片、弥补以上的不足,我从 1998 年 1 月便开始搜集从典型人物到普通男女的自传材料,试图以个





人口述的形式展示一个没有文字、而且人口极少的狩猎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化轨迹，努力把握生活中转瞬即逝的闪光点，以真实的故事再现一个民族的历史。

初读这本书，你也许会觉得很平淡，朴素的像一张白纸，渐渐地你就会读出一种意境。鄂伦春人的本色绝不仅仅是勇敢、诚实和坦率，在他们鲜红的血液中迸发的生命激情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是不可言传的。你也许能读懂一个民族的历史，但你却无法诠释一个民族的灵魂。

鄂伦春人的故事是绵长无尽的。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鄂伦春人的生活图景就像电影一样展现在你的面前：

入冬后，白雪会一夜间就染白刺尔滨河，出猎的鄂伦春猎人呼出的热气在眉眼间、胡须上，在狍头皮帽子上结出了又亮又晶的霜。被击怒的孤猪疯狂地反扑过来，它那利剑般的獠牙挑伤了猎马的肚子，受惊的马勒也勒不住，马淌的血溜子就像从茶壶中倒出来一样。

春天，达紫香花常常在一夜之间开遍山野，采集的鄂伦春妇女唱着她们自编的山歌穿过花丛，无论如何小心仍是带落了一地又一身的花瓣。劳作种地的时候，她们常常把婴儿挂在地头的老柞树上，夕阳映托出摇篮的剪影，那是鄂伦春人独有的风景。

孩子们则热衷于钓鱼，可上钩的往往是一些小鱼。偶尔钓上一条大鱼，村子里就像过节一样。当解放牌大卡车第一次开进新生村时，孩子们吓坏了，他们像受惊的小鼠躲进了木屋。

定居后，猎鹿转为养鹿，捕鹿的壮举就像一曲悲歌至今仍在回荡在山谷。有的猎手骑死了自己心爱的猎马，有的猎手三天三夜骑在马背上。夜深了，酒和香木散发着诱人的气味，猎手们仍围坐在火堆旁烘烤着他们那身被汗水浸湿了的狍皮

祇。

言而总之,本书除了展示鄂伦春人特殊的风俗背景以外,还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书中有日本侵略者残害鄂伦春人的铁证;有鄂伦春人上当受骗与我抗日联军为敌的曲折经过;有鄂伦春人配合抗日联军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光辉业绩;还有鄂伦春人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等。

我在编撰此书的时候,乌热尔图编著的《述说鄂温克》一书对我影响很大,乌热尔图,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天才作家。

我想,我的序言该结束了。但愿此书的出版能为广大读者尤其是热衷于鄂伦春族研究工作的朋友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刘晓春





我的家庭及莫氏家族

莫秀珍 鄂伦春族,1938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逊克县沾河流域一个猎民家庭。莫氏是逊克县鄂伦春族的一个大家族,祖祖辈辈以游猎为生。她的奶奶共生了八个儿子,她是老五莫福全的长女。1953年鄂伦春人下山定居,她有幸参加了政府举办的汉语学习班。她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但经常读书看报,接待国内外民族学访问者,为弘扬和传播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她的刺绣作品不仅实用而且美观,并被许多中外学者收藏。

1998年6月,她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接受了采访。

出生

1938年2月4日我出生在沾河边上,是今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鄂伦春族乡附近。过去鄂伦春族认为妇女的月经和生孩子是不洁净的,因而有着许多清规戒律。如经期禁止与丈夫同住在一个棚舍里,否则会触犯神灵,使丈夫生病或打不到猎物;经期妇女不准坐在男人的床铺上,也不能动用男人的狩猎工具;孕妇不能骑马,否则会使马匹生病或死掉。妇女怀孕后不准看死人,包括亲生父母在内,否则会使死人有罪而终在地狱,不能托生人世;不准孕妇铺熊皮褥子,否则会流产;坐月子的女人不许吃野兽的“下水”,否则男人枪法不准而打不到野兽。孕妇在临产的前几天要搬到临时搭盖的产房去住,绝



对不能在屋里生孩子,并且要与所有的男子隔离开来,坐月子则由女性关照。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守旧的鄂伦春猎人,母亲生我之前父亲暂时让她搬进木克楞房子里御寒,等到临产的时候,母亲被安置在临时搭的产房里,由我的奶奶照看。在我之前母亲共生了三个男孩,但都在出生的时候冻死了。鄂伦春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冬天漫长而寒冷,最冷的时候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我的三个死去的哥哥都是在冬天出生的,鄂伦春人的住房仙仁柱十分简陋,即使覆盖的再严密也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寒流。三个儿子死在冰雪之中,我的母亲痛不欲生。为了保住我的命,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又烧香又磕头,请求神保佑孩子平安地活下来。父亲用猎刀刻制了一些木制神偶,把它供起来,随后又到满族人的庙里烧香祷告,保佑子孙后代不断生息繁衍,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也许是父母的虔诚感动了上苍,也许是我命大,反正好歹活了下来。按照鄂伦春人的习俗,产妇待满月之后才允许搬回与家人同住,母亲搬回来以后就把我放在摇篮里。鄂伦春人的摇篮不同于其他民族,在选料上特别讲究。在原始森林多种树木中惟独选择樟松,是因为樟松木质轻、耐用,而且在水中浮力大。

鄂伦春人特别注重摇篮的装饰,在摇篮婴儿头部两侧分别挂两个木刻的小动物偶像,一个是小鸟,一个是小老鼠,刻画得逼真可爱。据我母亲讲,挂小鸟能使婴儿不闹耳底子,不得耳病,孩子能像小鸟一样展翅飞翔,健康成长;挂小老鼠能使婴儿头脑发达,像小鼠一样伶俐、活泼。在挂木刻小鸟、小老鼠偶像的同时,还挂上已晒干的鹿鼻子以求吉祥。此外,还要挂少许用孢子趾骨等制成的装饰品做陪衬。在摇篮的背后还横挂一串用大马哈鱼脊椎骨串起来的饰物,当婴儿啼哭时即摇晃摇篮,鱼骨相互磨擦、撞击,发出悦耳的声音,随着节奏



婴儿便会慢慢睡着。在摇篮的头顶上还挂有用黑布做成的小人偶像作为护身符。护身符一大一小,它们的腰上缠有红布,以象征吉利。由于缺少布匹和纸张,鄂伦春妇女常用柔软、温暖的兽毛做尿垫,孩子的尿尿都渗在兽毛上,用后即刻扔掉,既省事又方便。在上山或搬迁时,鄂伦春族妇女将摇篮背在身后或挎在胸前,平时则把孩子挂在仙仁柱里,使婴儿在摇篮里安详地玩耍或睡觉。

因为我是女孩,一生下来母亲就给我扎了耳朵眼,三岁的时候就给我戴上了耳环。父母对我的教育主要是采取口头相传的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教育。鄂伦春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自己的语言,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创作了大量、内容极其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歌谣以及笑话等。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母亲就给我讲故事,给我苦涩的童年增添了许多色彩。在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带我到山上去采集,告诉我什么菜能吃,什么菜是毒草,什么季节采菜最合适等常识。待我到十一二岁时就能帮母亲做针线活了。鄂伦春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人们的服饰几乎全部来自兽皮加工。冬季狍子皮厚实而且毛长,做出的“大哈”保暖御寒。而在夏季,狍子皮皮薄毛短,其颜色为栗红色,用这样的皮张做外衣和套裤轻巧而耐穿。手工业是鄂伦春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紧紧围绕着狩猎生产而进行的。男人从事狩猎捕鱼生产,制作狩猎和捕鱼所需要的工具;妇女从事采集、制作皮制品和桦皮制品。在女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主要由母亲进行教育,父亲一般不管,心灵手巧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母亲特别疼我,从不让我干重活。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就带我去很远的庙里烧香,算命的人把一包朱砂缝在我的领子上,说这样可以祛邪。这个朱砂包我



一直帶了很久。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来月经了,母亲告诉我这是女孩成熟的标志。

听母亲讲,在她十几岁的时候纸张等还没有传入大小兴安岭,鄂伦春族和其他民族的妇女一样,使用的卫生用品十分粗糙。有的人用兽皮,个别也有用砂包的。有的地方用树皮,将柳树皮轻轻烧燎后,可把柳树外皮撕成一条一条的细丝,然后再把它用手揉搓,揉至又细又软为止,即可用作卫生用品。每到春季妇女们往往揉搓很多很多柳树皮,以备全年使用。此外,还有一种柳树叫旱柳,也是理想的卫生用品。用柳树皮加工成的卫生用品柔软、耐用、吸湿性强,特别适合山林游猎不定的生活,备受鄂伦春妇女的喜爱。因而这种卫生用品甚至作为鄂伦春妇女的随葬品,人死了,也将其精心制作的卫生用品一起放入棺木中,意思是让死去的姐妹们到阴间继续使用。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有少量的纸张和布匹传入了。我们不再使用柳树皮了,主要用旧布做卫生用品。布垫脏了以后,我们就到没人的小河沟去洗,晒干了再用。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太差了,做女人实在是太受罪了。我的母亲在我之后又生了三个女儿,结果全都冻死了。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把她们包好,为什么让孩子冻死?母亲伤心地说:“三个女儿都是腊月出生的,天太寒冷了,我能活下来已是万幸了,哪儿有力气再照顾婴儿呀。”

母 亲

我的母亲名叫何喜环,满族人,幼年丧母。在她13岁的时候姥爷就把她说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了,还没过门就经常挨打。母亲天天吃不饱,起早贪黑地干活,谁也不把她当人



看。母亲的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她送到对汤子(地名)躲了起来。有一次，我二姑夫去对汤子打猎，在一位朋友家歇脚的时候认识了我母亲。那时候母亲正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身材苗条，人长得也水灵。我二姑夫当时就想，如果这个姑娘还没有嫁人的话我就把她嫁给五舅子(我父亲)，五舅子23岁了还没娶媳妇呢。于是二姑夫就主动上前搭话，先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最后才问人家有主了吗。得知母亲还没有嫁人，二姑夫就把她领回家来了。后来我母亲回忆说：“你父亲年轻的时候真精神，我见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那天你父亲出来接我们，他穿着崭新的狍皮大哈和狍皮靴子，头上戴一顶猓狍皮帽，骑着大白马，肩上背着枪，又威武，又英俊，一下就把我迷住了。”

鄂伦春族实行一夫一妻的男婚女嫁婚姻制度，严禁在同—氏族内部或辈份不等的男女间通婚。由于氏族间相距较远，往来也少，同时也不允许自由恋爱，婚姻一般都由父母来包办。青年男女由于对这种包办婚姻的不满，逃婚和私奔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个别也有娶妾的情况，但多发生在先妻不生育或地位较高的大户人家。我的奶奶有七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的父亲在儿子中间排行老五，二十多岁也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二姑夫把母亲领回来不久，奶奶、爷爷就同意他们成亲了。可是，就在我父母准备结婚的时候，母亲原来做童养媳那家的老公公骑马来了，他说什么也要把母亲带走，母亲死活也不依，非嫁给我父亲不可。父亲跟人借了两块元宝，把它送给“老公公”，好歹把老头打发走了。

鄂伦春族办婚事，都要经过求婚、认亲、送彩礼和迎亲几个过程。由于母亲已基本与其父亲断绝来往，所以有些过程也就免了。父母结婚的日期选在双日子举行，鄂伦春人一贯认为双日子吉利。对于迎亲结婚这项议程，鄂伦春人特别重



视,男女双方亲友都争相送礼或帮忙,就是离的远的亲戚也都前来参加。在正式举行婚礼前,新郎要到女方家去接新娘,不管路途远近,接亲时兄弟姐妹及其他年轻亲属都可以陪同前往,因而接亲的队伍是很庞大的。每个人都骑上自己最好的马,在一两个长辈的带领下,簇拥着新郎浩浩荡荡地直奔女方家。除了父亲以外,几个大爷都有过迎亲的经历。新娘出嫁时,娘家要陪送一些嫁妆。母亲孤苦伶仃,结婚时没有任何嫁妆。结婚那天父母都精心打扮了一番,母亲从头到脚穿戴的衣帽都是奶奶缝制的。头饰上镶缀着各种玻璃串珠、贝壳、纽扣等,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不时还伴有清脆的声音。按鄂伦春人的习俗,结婚仪式开始之前,男方的父母及其他长辈和娘家来的长辈都请到上方座位,其他人则在两侧坐着或站着。仪式开始,新郎、新娘先拜天地,即面向北跪磕三个头,再给父母及其他长辈们一一磕头。长辈在受此礼仪时都要说几句祝福的话。拜完后,司仪要致贺词,以幽默生动的语言祝贺新郎新娘生活美满、孝敬老人、生儿育女等。仪式结束后酒宴开始,凡是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们自由结合,围着篝火席地而坐,边唱边喝。新郎、新娘要向客人一一敬酒,敬给谁谁都得喝尽,如果实在喝不下去的话,可找人替喝,并且每人都必须喝两盅。好事成双嘛。喝酒时每个人都要先用手指蘸一下酒,左右弹三下,表示敬天地,同时还要对新郎、新娘说几句吉祥祝贺的话。大姑娘、小伙子们则乘机向新郎、新娘逗趣,祝福他们相亲相爱,早生孩子。当夜幕悄悄降临时,熊熊的篝火通明热烈,此时是人们的酒意正浓的时候,婚礼主持人让新郎、新娘表演歌舞,歌手们也都在此时竞相献出自己精彩的节目,婚礼便进入了高潮。最后大家手拉手一同围着篝火跳“罕贝舞”,直到深夜为止。当新郎、新娘入洞房时,大姑娘、小伙子还要闹闹洞房才肯罢休。



我母亲说,她结婚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娘家人,但也特别热闹,她很喜欢鄂伦春人的婚俗。结婚不久,母亲就怀孕了。那个时候无医无药,没有任何避孕措施,有了小孩就得生。母亲一生共生了11个小孩,死了七个,仅活了四个,而且最小的两个孩子还是在解放以后生的,如果是在解放以前生,恐怕也保不住性命。鄂伦春族生活方式落后,妇女深受其害。在数九寒天,婴儿一落地就往往永绝人世,产妇也因此落下多种疾病。特别是生下孩子冬天就用雪水洗,夏天用凉水洗,小孩满月后还要随父母搬迁打猎,有的人出猎还将婴儿挂在树枝上,孩子独自经受风吹雨淋,甚至被野兽吞食。因为生产方式落后,妇女多病,婴儿缺少良好的生存环境,死亡率高,因此鄂伦春人口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还有社会因素。据历史资料统计,1915年鄂伦春族人口为4111人,1934年下降到3700人,1938年下降到2897人,1940年下降到2697人,1953年下降到2251人。整个鄂伦春族濒临灭绝的边缘。在这一阶段,影响鄂伦春族人口总量继续下降的因素,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鄂伦春人惨遭迫害。

日本鬼子入侵东北地区以后,对鄂伦春族实施“不开展其文化,持续其原始生活,不使其归农,当特殊民族隔离,构成其独立生活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暂时利用,最终消灭”的方针。日本侵略者首先用武力把鄂伦春人驱回深山密林。1936年又把过去遗留下来的游击队改为“山林队”,派日本指导官负责训练和指挥,由日本特务机关加以控制。当时在毕拉尔路强行组织两个“山林队”,库玛尔路编了五个“山林队”,队员扩充到230人。日本侵略军每次同我抗日联军作战都驱使鄂伦春人打头阵。日本侵略者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使鄂伦春人逐渐觉醒,同时也使大量鄂伦春人在战争中无辜死亡。日本侵略者还通过鼓励吸食鸦片毒害鄂伦春人。当



时在黑龙江省呼玛县一带,日本人每月发给鄂伦春人鸦片 15 克,生烟 50 克。解放初期,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政府曾对新鄂乡 82 户鄂伦春族家庭进行调查,发现有 133 人吸食鸦片。其中我的父亲还是烟瘾比较轻的一个,不经常吸。日本人除了给鄂伦春人发放鸦片以外,还利用鄂伦春人做细菌试验,枪杀无辜百姓。听父亲讲,1937 年在浦拉口子(现逊克县新鄂乡)日本侵略者强行给鄂伦春人注射防疫试验药针,一次就死亡五十多人,其中儿童死亡为 28 人。1941 年有两名日本特工人员在逊河因强奸鄂伦春妇女,被鄂伦春猎民打死,驻在逊河的日本军人借口逮捕鄂伦春四十多人,除几名少年获释外,其余全部枪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对一个人口基数不过三千人的鄂伦春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特别是 1939 年日本鬼子把逊克一带的鄂伦春人都集中到浦拉口子,发给他们带有鼠疫的馒头,一次就死亡六十多人,约占当时鄂伦春族总人口的 2%。解放前夕,鄂伦春地区流行传染病,人口死亡近半。集中突发性的人口死亡,其数量之大,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史上实属罕见。解放以后,鄂伦春族的人口总量停止下降,开始缓慢回升。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鄂伦春族人口为 6965 人。但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非正常死亡率也呈上升趋势。因鄂伦春人居住在寒冷地区,饮酒御寒是他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喝上瘾了以后就控制不住自己,生病、打架、动枪的事也时有发生。我的母亲是满族人,不抽烟、不喝酒,她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经常给我们讲喝酒的危害。也许受了母亲的影响,我很少喝酒,偶尔喝也只是适量。母亲活了 68 岁,这在鄂伦春族地区算是很长寿的了。

作为满族人,母亲嫁到莫氏家族的同时也给鄂伦春人带来了满族人先进的文化。我姥爷靠种地为生,母亲从小就受